

短宣手记 — 林俊牧师专栏

编者按：

林俊牧师夫妇，年事已高，且在疫情期间，又再启程远赴法国，从事三年的宣教行程，故此是我们的好榜样，是身体力行的「宣教人」。荷兰宣教后回港一年半，在香港努力作后方动员及培训，如今出发，再度往前线为天国事工努力。正是现代的迦勒：

老当益壮👍

不忘初心👁️

退而不休👊

一生尽忠👊

回应世态、勇于宣教

香港的疫情持续及肆虐，港人在严厉的抗疫状况下，熬过两年了！满以为七十多日的零感染纪录，可以换取正常生活的回复。怎知因管控疏忽，一时大意的缘故，而产生了第五波的传播感染。接著全港实施更严重的限制，及医疗制度的崩溃，成千上万死亡重病个案叠增！本已疲弱的经济，更是雪上加霜！市民何处能获解困？

前一阵子，我因健康条件的限制，不便注射疫苗，外出便要戴双重口罩及面具，这是我无可选择的应对办法。每天紧追政府不断变更的防疫禁令，同时又要挂念、关注极多染疫的亲朋戚友、弟兄姊妹们的病情、顾及他们的感受，分担著那住在环境恶劣，被困于隔离营多位姊妹的苦愁，再加上骤来的俄乌战争消息，及看到萤幕上生灵涂炭的画面，使人感到心力交瘁。更且政府「封城」的消息，导致市民盲目抢购日用品食物等情，凡此种种，香港人感觉身历「疯城」之苦！。连位处偏远我家居的大澳，也受到不大不小的牵连！

许多友人传来不幸的遭遇，使我想起宋代文人苏轼，他 21 岁中进士。幸得皇帝赏识，前途似锦。但还未及把喜讯告知家人，母亲却突然离世。当年送行的母亲身影犹在，此刻回乡却只见她的坟墓。七年后，苏轼离凤翔官职返京，妻子却病重不治而逝。一年后父苏洵也离世。苏轼在八年裡，尝尽至亲离世哀痛。本可晋升宰辅，却又遭告密而被贬。更且朋友怕牵连祸延而远避他，正是一生坎坷。

他曾说：「人生到处知何似，应似飞鸿踏雪泥。泥上偶然留指爪，鸿飞那复计东西。」人生像是漂泊的飞鸿，偶然落在雪泥里，留下些指爪印，人生是无奈无常。如何迎抗？

身处困境，我们确需要有强壮的心灵。我们的基督信仰有上主惠赐的这份恩典，在各种天灾人祸的环境中，似乎是邪恶势力在肆虐。宣教士就像旧约时代的先知，要急切呼吁世人认罪、悔改，强调神要审判那些忽略在患难中的最弱小的弟兄。求主赐力量给宣教者，忠告世人、唤醒沉睡者，主必快来！

同行有您

由于许多弟兄姊妹担心我未打疫苗而容易染疫症，因此我必须向大家，交代一下我的实况。前天我已经打了第一针疫苗，因为快将出发宣教了。二月初按心脏科医生提议，若确定去外国宣教，才值得付出代价，接种疫苗。

从荷兰回港刚刚一年半，我一直在承接未返港前的感召，去法国宣教。在申请签证过程，多番努力，没有成功。但我这年半在大澳、在市区却有许多事奉机会，更多牧养特别需要的人。受到机构、神学院或教会的邀请，我曾经考虑承担长期或短期的工作，也有一些海外事奉工作机会，更有考虑透过移民英国，换取机会转去法国宣教的策略。但是我只是「心动」：却没有明确「感动」。反而在不经意下，因报读一所法国大学，在香港办的三年网上进修教育学的课程，并在得不到差会协助申请工作签证时，转用此学生身份，作为我最后一个尝试，就在三个月内，我和师母都获得往法国的签证。

作为牧者，在香港正值移民潮时去宣教，总有些心理上的障碍。许多人问我究竟是为了移民才去宣教，抑或是为了宣教去移民。这个问题我在 1993 年去比利时，进修三年时已经被质疑，以为我是为移民而去进修，不相信我会「九七」前回港。后来一九九六年毕业后，回港事奉了十九年。无疑我向往宁静的外国生活，但我更看重神的差遣和给我的使命，至于是什么身份去做，有没有经济支持、去多久、去那里、做什么？我任凭主安排。

从荷兰回港与阔别一年的师母重聚，感觉到她受香港政局及疫情影响，因而情绪被困扰。我知道夫妻分离异地他乡，长达一年之久，代价很大！人情上我应该中途中断在荷兰的事奉回港的。而设法离港移民英国或加拿大等英语地区，是适当的选择。在加拿大的妹妹，也想为我安排，但是我不敢擅作主张，只想让主安排调动。正如「人生六十耳顺，七十知天命」的格言吧！三月初得签证后，这两、三周泛起离情别绪，对主信心不足，使我为前景忐忑不安！正值负责教导以赛亚书，内中信息，充分地挑战我信靠主的能耐，这讯息来得十分适切。

主啊！你知我缺乏自信心，信靠神的心志微弱，求主加添信心，赐我力量克服担忧。期望主也感动你，参与神给我们的宣教使命，与我们同行！

幸存？被存？

「幸存？被存？」，这是近年多次自省的问题。我既属「镜中衰鬓已先斑」的白头高龄人仕，为何还外出，参与为期两、三年的宣教？盘旋心中的问题：「继续为期三个月的短宣，不就轻而易举？」这种念头经常浮现脑海中，挥之不去，「心动」多次。但心底里更明白，我是神的仆人，没有自主权，理应顺从圣灵「感动」，顺服神最终的决定，采取相应的「行动」！

两年多前，与我年纪相若的弟兄陈医生离世，接著多位年龄相近，甚至比我年轻十年左右的好友，也先后相继安息主怀，令我伤感悲痛！但最强烈的感受，我是「幸存」者！近月更发现，我长期服用的药物中，有一种副作用：就是增加感染细菌的风险。而疫症这两年多以来，我既曾在疫症肆虐的荷兰短宣一年，当地人不喜用口罩，我又住在常有感染、又不设防的老人屋苑，经常外出探访及茶聚、饭聚。期间也去了疫情更严重的法国，短宣九天，却「幸存」地回返香港，想起来真是捏一把汗！

在港这一年多，经历多波疫情，且因身上有长期病患，不宜接种疫苗。至今年三月初，因为获得法国签证，按心脏医生检验后提议，才打第一针。但这期间，在毫无选择情况下，出入医院、诊所、殡仪馆和教会。不停地与多人接触，饭聚倾谈，甚至探访和提供物资，支援疫症患者。暴露在疫毒下，仍然至今「幸存」，从俄乌战争的角度看，我更看到自己是被主存留者！简称「被存者」。

我没有心存侥幸，只想把握机会，努力事奉，多活一天，便应多做一天。故此我每次外出，必采多重的预防措施。也曾因觉身体不适而忧心。面对体内两个重要器官，长期覆诊和每日服药，故此不断提醒自己：健康有限、活力渐减、生命短暂、不该糟蹋！

后来主感动我，接受了法国图鲁兹宣教士的邀请，一年多签证申请过程中，处处碰壁，使得我既气馁、又焦虑。若不是长期病患的人，是不体谅我这种心情。但我仍感谢主，给我在港期间有机会事奉，让我经历多种从未有过的体会和学习，也面对自己的软弱，在挣扎中寻求成长。相信是上帝给我装备，为著未来事奉的经历锻练。你若与我一样有「被存者」或「幸存者」的感受，靠主承担使命成长，并分享我这个「被存者」，在新的宣教工场，服侍主的经历。

寒冬

当年底前冬至那天(十二月廿一日)，即是一年中 longest 的黑夜，最短的白天。我的心情也特别配合，我心泛起苏轼两首《寒食诗帖》的第一首的「今年又苦雨」和第二首末句的「死灰吹不起」。心情沉重因为好友弟兄病重，姑丈身故，亲母刚离世十年，而社会气氛又进一步严寒。苏轼由于政治上反对王安石变法，被调离京师，再因文字狱被贬到黄州，到第三年寒食节的时候（清明节），苏轼看到简陋的住房，再想到被贬的遭遇，心生感穷途末路，想到寒食节典故，于是提笔写出《黄州寒食诗帖》。我心情与他的悲愁在共鸣，久久不能平复！元旦日好友那令人哀痛的消息如苦雨骤来，无法再压抑的情绪爆发了！心如死灰无法吹起！至今十多天了，才能写出悼词：

智安，在没有心理准备下收到你离世的消息！没有道别的机会，只能无奈地接受你的离别。相信你并不甘心这样的去世！没有机会用到新药，本来是见到一线曙光，却无法享用。在弥留时你有怎样的心情？

你应该是不甘心的，但却也见证你为热爱生命，用尽你每一点心力，你没有向命运低头躺平。你若果有不甘心，是因为痛惜每一个祷告和金钱支持著你的人的心力。我们的主也许是叫我们用这个方式，向你致上无限的惜别，用具体的爱心支持作为感谢你在人生旅途上，为我们立下了不向死亡屈服的榜样。我心里仿佛听见你向我道别，并嘱咐我接你的棒，去服侍未有机会信主的华人，去继续发我们曾分享那共同的梦！也为大澳的需要继续努力！谢谢你一直作我战友，灵友，挚友——俊敬挽。

从「寒食节」说起

农历清明前的一两天，是「寒食节」，有禁火的习俗，民间流传此节期，起源于人们纪念忠臣介子推。他是春秋时跟随晋公子重耳流亡的大臣，曾割自己腿上的肉，为晋公子充饥。重耳后来做国君(晋文公)却忘恩，记起要封赏他时，他和母亲却避到绵山隐居，坚拒出任官职。晋文公为逼介子推出山，竟放火烧山，介子推宁被烧死也避任官职。晋文公便把这天定为介子推的祭日，命人民这一天禁用火烹调食物，为他哀悼。

人生的路如何选择？在乎愿意跟随的对象，我既一生享受主耶稣的恩情，当报知遇之恩，我余生短暂，仍能有生命事奉，岂不是情谊难却？我既无意跟人追逐权位，便应甘心顺服恩主，任从他差使。在 2020 年六月，神给我一个像圣经中所记的马其顿呼声，叫我过来帮助图鲁兹的宣教工作，我感到一阵特别的感觉，于是求印证，最后我确定了。但是不知道怎么去实现。我用正常程序申请，等了一年多没结果。但是转用一个偶然报读网上的课程学生身份申请法国签证，竟然两三个月就批出一年签证，到埗后极可能一次过办理到多一两年的居留许可。这样我可以用学生身份居留，以学生身份参与宣教工作。感谢主有「香港宣教会」接受我们为短期宣教士协助差遣我们到法国。

从 1983 年暑期欧洲短宣，差不多四十年来，上帝未停止过感动我。心中常想起和记挂当年在巴黎、史特拉斯堡、米芦斯等法国城市短宣工作中体会到的华人福音需要和教会的建立。这些感动也驱使我关心后来积极关注越南柬埔寨的需要。1992 年在比利时鲁汶进修，卅年前的事了！又点燃了对欧洲的大陆移民及学生的宣教心。因著种种原因，至七年前才决定提早退休，去一步一步实践这个宣教感召，从数次三个月一期的巴黎或荷兰短宣，至 2019 至 2020 二零年整整一年再赴荷兰短宣，现在又准备作两至三年法国图鲁兹(Toulouse)的宣教。这是法国第四大城市，空中巴士出产地，有不少华人学生及工程人员在此居住，但未有华人教会。传福音及造就华人信徒的契机明显在此。

我预计今年八月底前出发，正是我刚到六十五岁之金龄。真是名符其实的「金龄宣教」了。这次师母会再辞去工作一起去(两年前已请辞一次去荷兰)。她放下惬意的工作，我们要离开熟识的生活地方和习惯，去适应一个完全陌生的新环境，语言、天气、文化、抗疫理念及医疗制度等完全不熟识的生活，且没有亲友及熟悉的教友照应，这使我们十分战兢。且现在疫情及战争威胁相比香港，更有迫在眉睫的感觉。但在危难当前，更应奉主差派去完成主交托要传播的平安的福音。

对我们而言，这是未来两三年我们每日生活中所要面对的挑战，且还要达成建立一个华人教会的目标。为这些挑战和目标，感谢主有宣道会大澳及恩澳堂答应作我的差遣教

会，恩典生命堂作支持教会，她们都是与我们事奉成长有深厚关系的群体，像腓立比教会在各种困难中仍愿凭信心承担。(林后八 2)我们极需要你在后方的支持。希望你能持续为图鲁兹的华人得救恩祈求，为我们在前方面对的挑战和目标祷告，为我们有时因信心不足而有的担忧，求主加添信心。寒食节提醒我知所敬畏，知所效忠。愿我们一起尽忠于差遣的主。

恐惧是一份祝福

我那天逃避了去火葬礼，因为在安息礼中我的眼泪没停过。程序中有一个环节是说 **Fear is a blessing** (恐惧是一份祝福)。因为知所敬畏，就懂得顺服。能对生命无怨无悔，是生命的英雄了。但是……「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。」惟叹英雄气短！「是非成败转头空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白发渔樵江渚上，惯看秋月春风。」留下来的痕迹只刻于心间，游走于朦胧的回忆。肃穆的礼堂依旧迎春风，但人面已去！「一壶浊酒喜相逢。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」笑谈不再，只有哀悼，只待天家再畅聚！由恐惧到敬畏，再顺变！叫死亡别狂傲！多英雄的气概！但是，敬畏神是一生的，那么恐惧和顺服也要一生了。我深深的静默，消化这一切。

人诚然一生都在恐惧中。由呱呱落地，哭诉惊惧，到学校到试场到职场到医院到离场，都常常是在恐惧中跨过。若非有上主同在，能将恐惧转化为敬畏，如何可以安然睡觉？觉悟敬畏上帝，就得体会人世间生之挣扎，何等需要生之勇气！学像空中飞人，伸出双手作信心的跳跃，然后让上主接著所伸的手，安全带著飞人渡到彼端，恐惧和顺服成为一体。主，让我们宣教，叫人甘心恐惧，甘于敬畏，以致得勇气，得乐享安息。阿们！

教会的兄弟 牧者的同伴

刚过的主日，教会，我们神的家失去了洪兄弟，他突然离世，消失的是他的身影、他的笑声、他的幽默、他的……最叫我怀念的，是他的友情和兄弟情。有他，许多在神家里被透明的人(被长期忽视的人)可以有兄弟，因我见他常找他们，劝勉、鼓励和陪伴，开放自己的家招待他们。关心他们的身、心、灵的需要。他是他们的兄弟，虽然他们有很多称为弟兄姊妹的人，但好像只有这个兄弟常在！也许他也是在教会中常被忽略的人，有感同身受之心。他为神家中不和的关系焦虑，他单纯地努力地尽力去复和，又作和平的使者帮人修补关系。现在有谁接棒肯做教会的兄弟呢？

我在荷兰的一年，他成了我很密切的同伴。我期望扭转教会的牧养文化，采用门徒训练作栽培，他第一个报名。我想注入宣教文化，举办短宣两次，很少人和应，只有一次成行，但两次他都第一个报名，多少个灰心沮丧孤零的日子，有他同伴，每次到他家吃饭，都会额外预备我喜欢的饱点及榴连甜品，我不懂用脚踏车，他推车陪我走路，我教导的课程及主持的聚会，他都参加，绝少缺席。我返港前收拾不及的行李，都堆到他家。他陪我去探访他关怀的兄弟，要深夜才能回家休息，但是他第二天要很早上班的！我深深觉得他是我在荷兰的弟弟。

我等待这位弟弟待我去法国宣教时，和我呼应，我等待可以见到他成家立室，我期待见到他感染到更多兄弟出来，我等待他更新成长做个宣教士……。但主却接他去了。但愿他留在人心中的回忆，向我们说话。

《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》第 69 期 Vol 7, No 2 (July 2022)